



□张培忠

深耕希望田野 创作全新经典

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召开后,广东作协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召开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谋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广东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分析了形势,提振了信心,明确了任务,增强了新时代讲好乡村故事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引领广大作家满怀澎湃的激情,投身广袤的大地,深耕希望的田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史诗。

一、站稳人民立场,传承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厚土壤,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长期以来,中国乡土题材文学创作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规律,值得后来者汲取有益营养。

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化自觉。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广东文学在农村题材创作上同样是一脉相承、成果丰硕、或反映农村生活、反思农村政策,或描绘乡土文化、地方风俗,欧阳山、秦牧、萧殷、陈残云、陈国凯等均推出过一系列优秀作品。欧阳山的《高干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革和建设的长篇小说,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在不同时期代表了广东文学的艺术高峰。改革开放40多年间,广东文学催生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真实、敏锐、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成为真实形象地观照南粤大地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文化载体。其中,余松岩的《虹霓》描绘出一幅珠三角农村的新风俗画,展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改革开放的生活;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把县、乡镇和农村的变革发展结合起来描绘,呈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色,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英雄颂歌;程章坚的《神仙·老虎·狗》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深刻描写客家乡村的众生相,表现了浓郁的客家风情;展锋的《终结于2005》讲述农村城市化改革、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改为城市居民的故事。这些优秀作品,为人民立言,为时代放歌,体现出可敬的创作智慧和可贵的使命意识。

二是“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的人民情怀。文学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乡土、乡村就是文学之土壤、根柢。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中的《七月》、《伐檀》《碩鼠》,到唐宋时期的《观刈麦》《悯农》《蚕妇》等,其悲农、悯农、爱农、惜农、重农之情跃然纸上,流传至今,仍然令人感同身受,这不仅仅在于作品对农民境遇的真实再现,还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关心农民疾苦之情真意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作家于逢长期深入珠江三角洲,创作出广东农村题材的名篇《金沙洲》。省作协还专门安排专业作家到潮汕农村进行“三同”,培养农民作家王杏元,辅导其创作、出版《绿竹风云》。这种培养农民作家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之后又培养出杨干华,其作品《天堂众生录》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王杏元、

杨干华还分别当选为省作协的副主席,这段“洗脚上田当作家”的经历一直被传为广东文学界的佳话。如今看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优秀作品从来都是在对时代和生活深刻体验、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作家必须自觉地在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

三是“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的艺术审美。中国乡村题材创作重视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往往体现出“史诗性”的创作追求,《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莫不如是。老一辈作家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被誉为书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不仅广受农民欢迎,也因为鲜明的艺术风格成就了农村题材作品的经典代表作,“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更是成为特定地域乡村题材作品的代名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广东作家欧阳山称其毕生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典型性格的问题,一个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其系列作品既有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北方话,又有以粤语为特色的广州方言,还可以读到陕北方言,上海腔、北京土话等,而这几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欧阳山式”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令人印象深刻。吴有恒善于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文学形式和手段表现内容,通过灵活运用古典诗词,巧妙地穿插古老神话、民间故事、渔歌、咸水歌、儿歌等,抓住华南地区富有诗意的自然景色和有地方特点的社会风俗进行风情描绘,有效地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无疑,这些都为广东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二、坚持正确导向,描绘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绚丽画卷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作家着眼广泛性、代表性、典型性,积极拓展乡村题材,刻画农民的生存轨迹,描摹农村的风土人情,记录农村的社会变迁,展示农村的乡风民俗,追问农村的历史未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近些年来,在广东文学创作领域中,乡村题材创作的分量轻了,乡村题材创作的热情淡了,乡村题材创作的势头弱了,总体上,为群众喜闻乐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农村题材精品佳作不多,呈现出“少”“浅”“粗”的窘态。一是乡村题材创作长远规划不足,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力量少、作品少、投入少。二是题材选择、主题挖掘浅尝辄止,相当部分作品缺乏提炼、升华,或者是简单图解政治口号和政治任务,浮于表面、表象、内涵、内容不深刻,部分乡村题材作品渲染苦难、保守、落后等问题,缺乏真知灼见与人文关怀,格调也不高。三是一些作品急于求成,粗制

滥造,缺乏创新意识,跟不上文学进步潮流,艺术探索不够,创作手法相对陈旧。

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创作,不断推出优秀作品,不仅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农村现实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一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握题材新优势。广阔的农村天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城镇化城市化大力推进。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观察农村、农民、农业新变化、新事物、新人物,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如何充分认识和表现当下广东乡村的丰富性、复杂性、差异性、不平衡性,反映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如何正确把握与反映农民的精神本质,如何创作出具有广东气派、广东作风、广东风格,为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我们的作家有条件更要善于着眼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环境,从中提炼出深厚的有文化底蕴、有地方特色的创作主题,善于捕捉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始终坚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奉献出激扬文字、华彩篇章。

二要结合改革发展主题展现农村新风貌。农村的改革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农村的改革开放成效是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一个衡量标准。广东农村的改革发展又是全国农村改革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广东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许多经验,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同时,出现的问题困难和解决问题困难的探索也相对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一些,要从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更多的侧面来反映农村发展的新故事、新史诗。不仅要充分反映农村取得的辉煌成就,讴歌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展示新时代乡村建设广东经验,同时也要看到“三农”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仅要反映问题不足的表象和现象,更要注重挖掘深层原因。要始终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判断力,既能够挖掘和展示代表农村进步方向的人物与事件,又善于揭露和批判农村社会生活中传统的沉疴痼疾,再现当下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真相,给人以鼓舞、警醒和启示。

三要着眼培养时代新人展现农民新形象。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培育造就千千万万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新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最本质的任务、最核心的内容、最迫切的需要。南粤大地上的农村不再意味着仅仅是田园牧歌、桑基鱼塘,还有工厂、生产线、高楼大厦,奔忙的身影不只是农民父老乡亲,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农村党支部书记、农村勤劳致富者、乡镇企业家、

科技兴农带头人、农副产品经营商家、村民自治基层干部等新农民形象层出不穷,迥然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里面固有的艺术形象。新农民有新的素质、新的观念和新的举动,要认真借鉴以往经典作品的成功经验,努力从现实中发现新典型、提炼新典型。要大力彰显新人新事新风貌,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新型农民,在文学形象长廊中塑造和树立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农民典型和群像,塑造新型农民形象,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要重视反映农民的冷暖,表达农民的爱恨,诉说农民的意愿,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意识、价值判断,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读者在艺术的鉴赏中得到精神的陶冶和思想的启迪。

三、加强统筹部署,掀起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热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重视农村的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绝非以单一的发展为衡量标准。文化在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是文化题中应有之义,文学不应缺席。今后一段时期,广东作协将积极响应中国作协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号召,把乡村题材创作摆上十分重要的位置,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乡村题材创作取得丰收。

一是形成扎根乡村的文学新风貌。文学的生命力来源于生活,生活的体验来自实践。要描写乡村的新变化,塑造农民的新形象,反映农业的新发展,就必须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实践中积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只有坚持深入乡村生活,才能真正领略新气象、新面貌、新作为,才能沟通农民感情,了解农民精神世界,才能充分地表现农民改造自然、建设新农村、迎接新生活的乡土情怀、创造能力、科学态度、务实精神,表现农民奔康致富、开创美好未来的远大理想、宽阔眼界、思想动力、进取精神,表现农民掌握命运、维护尊严、追求文明进步的能动性。要善于总结成功经验,健全相关制度,组织作家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新变化,农业新发展,农民新生活,对长期挂职农村锻炼的作家给予更多的生活关心和创作扶持,推动形成常下基层、常在基层的长效机制。

二是建设面向乡村的文学新方阵。广东是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也是文学创作的一方沃土,聚集着许许多多文学追梦者。除了专业作家、签约作家、会员作家外,现阶段广东深圳、珠海、东莞等地聚集、形成了一支令人瞩目的农民工创作队伍,广东各地也涌现出了一些有潜质的农民作

家。作家、农民、农民工在文学创作上的融合是广东文学的一个独特而可喜的现象,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一种尊重,也充分体现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以扶持并假以时日,必将可以形成创作的合力,更加真实、生动、立体地表现南粤新农村、新农民、新农业的面貌,在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积极实施“结对子、种文化”,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形式,到基层开展面对面、手把手的文学辅导培训,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基层文学队伍力量,提高基层文学骨干创作水平。要积极扶持、培养一批有潜力的农民作家,倾诉群众熟悉的话语,描写群众熟悉的场景,讲述群众熟悉的事与情,用原汁原味的百姓生活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新农村大戏。

三是打造写好乡村的文学新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农业在变,农村在变,农民在变,对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欣赏标准与艺术需求也在变。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以人民群众是否喜欢、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创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新乡村题材的作品一定要有新乡村的色彩、新乡村的气息、新乡村的份量。广东作家要增强“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雄心壮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善于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挖掘民间文化丰厚资源,尊重大众审美情趣,运用广东特色语言、广东表达方式,大力推进文学观念、内容形式、风格流派、题材体裁、手段方法的积极创新,对时代精神、时代脉动作出精彩的文学表达,努力提炼、升华到艺术的新高度,创造无愧于这片土地的精品力作、传世之作。在文学评奖和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中更多地关注支持新时代乡村题材作品,并注重加强对乡村题材作品的评论、评选和研讨,促进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乡村振兴,无疑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文学动力。乡村题材是老题材,但是常写常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是新课题,呼唤作家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人物、锻造精品。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为契机,广东作家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同德,锐意进取,满怀激情投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努力创作出更多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壮举、反映新时代新农民的新风采、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广东文学事业,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上接第1版)

为了更全面地搜集素材,李迪抓紧一切机会跟警察和犯人们交谈。据看守所青青年干警楠回忆,李迪在监过过年时总是兴致很高,他笑呵呵地说:“在这里过年多好,热闹!你们不也是在这里过年吗?我必须和你们在一起。”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迪先后七次赴丹东,与看守所民警和犯人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7个多月,度过了两个春节和一个“五一”假期。他与干警们一同准备年夜饭、为犯人包饺子,为他们买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甚至无芥蒂地和与艾滋病犯人一起抽烟,聊到动情之处,他也毫无保留地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慢慢地,看守所的干警和在押人员打心眼里接纳了他,对他的称呼也从“李作家”“李老师”变成了“老李”“李老汉”。

“他总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裤子,这个积极乐观的‘红衣少年’经常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只穿着单裤,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与在押人员促膝长谈直至深夜。在谈心的过程中,他曾经为许多干警、犯人答疑解惑、打开心结,甚至有犯人情不自禁地地下跪感谢他,他也会和犯人一起抱头痛哭。尽管采访的时间如此紧张,他还曾主动帮助看守所筹备联欢活动、修改宣传文稿,甚至义务为定点公安监管系统做了大量的专业服务和文学培训方面的工作。”曾任看守所副所长、女监室管教,现辽宁省丹东市政协委员王晶真诚地表达了对李迪的感激与怀念。“李迪老师给我们丹东看守所的干警们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的恩情,他怎么就离我们而去了呢?”提及李迪的辞世,王晶数次哽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在丹东看守所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李迪几乎记住了所有干警的名字,他不仅发掘了北国边地人民警察的生动事迹,也发现了在押人员这一群体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困惑。他被这个特殊场所蕴涵的人性光辉,以及其中深藏的风澜起伏、爱恨情仇的故事深深吸引,更被看守所干警们长年累月透支生命、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灵冲击,以及为社会默默无闻工作的精神深深打动。

据易孟林回忆,搜集完素材以后,李迪最初准备将素材写成小说,但随着创作过程的推进,他选择采用纪实文学的体裁来写。最终,李迪完成了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真实记录他在看守所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的所见所想,书中饱含着他公安监管战线的人民警察的讴歌,以及对误入歧途、失足遗憾的犯人的扼腕叹息。戴晓军、王晶、韩峰、陆春子、魏红召……作品中这些鲜活的人物,在采访结束后仍和李迪保持着密切交往,时常交流近况,正因为李迪是如此的热爱生活真,诚以待人,他才能与被采访对象建立起深厚而长久的友谊。

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常委桂明强曾全程参与、陪同李迪在江苏无锡基层进行采访,根据他的回忆,李迪曾先后六下无锡,共采访了100多个警察,他用朴实语言和基层民警彼此交谈、问的都是接地气的話,让他们讲故事。一般来说,与每个民警的聊天时长安排在两三个小时左右,但基本上每次李迪与他们的采访都要超过四五个小时。虽然已年近70岁,但李迪仍然有着很高的热情和很快的反应能力,文章的标题、思路和情节往往就在采访的过程中,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候

前一天进行采访,当天晚上整理录音,第二天上午稿子就能够完成,第三天文章就可以刊发。他扎根无锡基层民警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很多作家都难以比肩的。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高级四级警长、全国公安一级英模陈先岩是李迪笔下《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警官王快乐》等系列产品的人物原型。根据他的回忆,在他接受过的采访中,要数李迪的采访形式最为与众不同:“他诙谐幽默,全程贯穿着那独具魅力的爽朗笑声,那笑声发自肺腑,是鼓励,是期待,接着便是‘很生动、继续说’。我讲,他记,记完前面还放着录音笔,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了,直讲得山穷水尽。最后,他来上一句:‘好,差不多挤干净了,明天咱们去你的工作单位和社区。’他背着小挎包,弓着背,在我工作的社区走家串户,召开座谈会,凡是之前提及的人物,他都要要求逐一见面再分别采访,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为了写好陈先岩的故事,李迪三下扬州只为更深入地了解陈警官回到八大家社区当基层民警的细节和过程,甚至表示愿意自费出版,这是对公安事业的负责,更是讲好警察故事的执着。

李迪曾在陈先岩的留言簿上写下赠言“人民至上”,数十年来,他用自己的行动真正践行着题词的精神,俯身贴地走进人民的生活、事必躬亲地参与人民的劳动,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实实在在地放在心上。

时代的记录者,人民的歌者

生活的真实远比文学的虚构丰富得多,李迪的每一篇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现实的市井世界和普通的人民生活,他的文学创作在呈现温暖的同时从不回避黑暗,但又不敢于暴露和批判,他善于书写温暖的英雄,能够走向生活的深处,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人性的闪光。

2012年7月至2013年间,在《中国作家》《北京日报》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塔里木油田公司的相继组织筹备之下,李迪跟随作家采访团先后三次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艾克拜尔·米吉提、李培禹、李佩红等人全程参与,陪同作家李迪在新疆各地采访,他们先后走访了克拉2气田、轮南油田、西气东输首站、沙漠公路、004号水井房、塔中油田、塔中4井区等地的石油工人,穿越了长达500余公里的沙漠公路,前往横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的气化南疆利民工程现场进行考察。

在初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李迪被当地多年坚守在沙漠守护滴灌水井和流动公路的农民工邓师傅夫妇所打动,坐在简陋的小板凳上与他们促膝长谈。在沙漠中生活、陪伴夫妻俩6年的一名名叫“沙漠”的卷毛京巴狗,深深地吸引了喜爱动物、善良柔软的作家李迪,回到北京不久,李迪即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故事以小狗“沙漠”开篇,新鲜而灵动,充满了生活的诗意:

天还不亮,小沙漠就唤醒了大沙漠,也叫醒了邓师傅。邓师傅摸黑爬起床,耶——刚刚梦到回锅肉端上来,你就叫喽!你等一会儿叫要得不让我吃口嘛!小沙漠摇摇尾巴,终结了邓师傅舌尖上的美梦。它的时间掐得很准,该开发电机抽水啦!

小沙漠是一只可爱的京巴,灰黄的绒毛,大大的眼。刚来时已巴掌大,一个鸡蛋黄儿要舔两天才能吃完。

邓师傅把袋装牛奶挤在手心里,一滴滴地喂,生怕养不活。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着;白天揣在怀里,晚上搂进被窝。他脸对脸靠着小东西说,你毛色像沙子,又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叫你小沙漠吧。

就这样,大沙漠里有了小沙漠,邓师傅家再也不寂寞。

守护004号水井房的邓师傅夫妇是平凡英雄,“小沙漠”在这个孤寂的大沙漠里,给了他们很大的心灵慰藉。作品以两人的小家为切口,通过风趣幽默的人物对话、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细节,把孤独坚守在祖国最偏远的新疆塔里木石油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呈现给读者。

李佩红告诉记者,在接受采访的石油工人心目中,李迪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讲话特别逗,没有架子。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地跟工人打成一片。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每到一处都喜欢到处看、到处问,看得仔细,问得详细,哪怕是一只小猫小狗,都十分关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新疆之行结束以后,李迪曾与作家丰收交流在沙漠腹地采访的感受,据丰收回忆,他们聊天的主题还是围绕着那只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小狗:“迪兄感慨万干地和我说着‘小沙漠,小沙漠,它还在004号水井房吗?我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丰收老弟啊,新疆可真是大山大水大境界啊!’”遗憾的是,“小沙漠”已经被被开过路的游人偷偷带走,下落不明。负责沙漠公路防护的004号水井已不再是塔里木油田的管理范围,改为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沙漠运输分公司管辖。记者辗转找到了相关负责单位,得知邓师傅夫妇是季节性临时工,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继续工作和生活。关于小沙漠、关于邓师傅夫妇、关于004号水井的记忆,已随着时间的淘洗慢慢褪去了颜色,但却永远鲜活在李迪笔下的故事里。

2019年5月,李迪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贫困村采访的时候,五次走访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穿城而过、15分钟就能走遍的小县城。李培禹陪同李迪一同深入永和,他目睹了李迪在采访中面对山村和小人物的热爱,他看到老乡身有残疾,就想帮着帮忙治疗;了解到农户加工的野菜卖不出去,就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推销;发现贫困户拉下“亏空”,就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据多次陪同李迪赴各地采访、参与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出版发行工作的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韩慧回忆,李迪每次从永和采访归来都会带回几大箱衣物,和老伴俩人想办法拉到邮局,寄给永和县打石腰乡辛舍沟村的村民們。当地村民给他写来的感谢信上写着:“是你给我们偏僻的小山村送来了温暖,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支持以及精神上的鼓励;是你把党和政府对于脱贫攻坚事业的支持和对贫困老百姓的关心传递给我们;是你把中华民族的美德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我们用语言难以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

感谢信上朴实的语言,仿佛能让我们在这个几乎一眼能望见全貌的“山沟沟”里,看到李迪和村民一起徒步上山、赤足蹒跚,走农户、闯田间,探枣林的忙碌身影,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许多多质朴而动人的平民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精选了33位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人物。第一个故事《我是你的腿》是这样开篇的:

这道石坎儿,他不止一次踩过。可是,这回,他忘了。前两天刚下过雪,石坎儿上还留

着残渣。

他一脚踩上去,鞋底一滑,整个人就掉了下山崖,像一棵被砍倒的树。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来到上罢骨村,走进他家的小院。坐在轮椅上的他,迎着我,一脸笑。那样阳光,那样灿烂,像见到久别的老友。

他向我讲起自己的故事,难忘的岁月如水流淌——受访者自述前的寥寥几笔,将那些“在磨难中长大,像一棵旱天的玉米”一般的庄稼汉形象,以及烙印在他们生命里的苦难与沧桑,尽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傍晚敲门的女人》到《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李迪始终保持着语言的本味,圆融、流畅而“接地气”,具有泥土的芬芳和清新的韵味。他汲取各地风土人情的文化精华,最大限度地保留故事的“原汁原味”,不搞先人为主和脸谱化的写作,更不会老调重弹、自我重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新鲜活泼、热气腾腾的故事,能够看到沾满泥土、血肉丰盈的人物。

近日,李迪的遗作《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讲述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及湖南湘西十八洞村人民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已相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李迪的夫人魏桂兰回忆,李迪为了完成最后一部书稿,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在坚持完成13个故事以后,他躺在病榻上用电话和速记口述,讲完了另外的5个故事。5月27日,他即将接受手术治疗前夕,仍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出版社,安慰书稿责编:“书稿已经交齐了,放心吧!这是我最大的心事,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我手术之前,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没有辜负出版社的期待,应该说,这是一本成功的书!”

“先生李迪是在用生命写作,他的笔管里流淌着的不是墨水,而是自己的热血。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燃烧殆尽,又用自己的灵魂去远行。”魏桂兰告诉记者,“他的坚强、他的快乐、他的温暖通过文字传递给了大家,我们应该痛并坚强着,生活必须继续向前,把生活过好,这是李迪的希望。”

优秀的写作者,应该在平凡而纷扰的人间烟火中,保持一颗最纯洁的初心和一腔最滚烫的热血。李迪正是如此,他像雪一样纯洁,又如火一般炽热。初心与热血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正因为有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真诚和对人性的悲悯,李迪的作品才是有温度、有重量的,饱满结实、气象万千的好作品。显然,李迪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的故事也远远没有讲完,他的精神会伴随着这些感人、动人的中国故事,像熊熊燃烧、可以燎原的一团热火,如璀璨明亮、指引方向的满天星辰,不断影响传递至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张凤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杂志社原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

张凤珠,中共党员。1948年11月参加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他是天边遥远的星》等。